

南村旧事

□张坤富



入夜,初伏,明月高悬。南村的广场上灯火闪烁,人影婆娑。稻子拔节,莲子摇曳。褪去一天的潮热,习习凉风中隐隐约约传来阵阵稻花、荷花的清香。行走在布满田畴的水泥道上,南村往事如涓涓细流,缓缓地淌出了心坎。所谓的诗和远方,不如这蓄满记忆的塘。况味人生,甘苦相随……

正是采野菌的时节,就等一场不大不小的雨,五颜六色的菌子就会萌生在松针下、青杠树叶里。远山不再那么羸弱,树木苍翠欲滴。如果真就下了那么一场雨,小水沟、小河沟,随便用一个虾笼或者撮箕就能捞起一堆鲫鱼、泥鳅。只可惜那时没有丰富的油和调味品,白白糟蹋了这野生的美味。稻子孕穗之前要薅秧,目的是清除杂草。一大群人一字排开,手拉六尺竹篙,赤脚在稻田里缓慢地行进,把杂草踩进泥里。倘若有蚂蟥爬到腿上吸血,用燃着的烟锅巴(烟蒂)一烫,蚂蟥瞬间就跌落了。而我们小孩子能做的就是端着竹筒或玻璃瓶,捉青虫和卷叶稻苞虫,以条数计工分。偶尔遇见田埂边红红的薅秧泡,必定是争先恐后地摘下使劲往嘴里塞,那甜蜜的味道至今令人回味。

盛夏时节,地处川西北龙门山脉东麓的南村并不像如今这么燥热,雨水适中,江河也不会暴涨。吃过了灰面馍馍就稀饭,听过了小喇叭广播,大人们会在出工的吆喝声中走进田野。除了薅秧,他们还会去旱地里扯草、翻苕藤,而留在家中的孩子们则会开启属于他们的盛夏狂欢。大一点的孩子牵上牛放牧,背上背篋打猪草;小一点的只要肚子整饱,只管无忧无虑地尽情玩耍。于是乎,公棚三合土的晒场上各路孩子各显神通。男孩子们把泥巴玩出了各种花样,打响炮、垒城墙、造车船;也会叠飞机、扇烟盒、打纸板;再有就是爬树打酸枣、掏鸟蛋、嚼玉米秆高粱秆,肚子填饱大人喊喊不喊。而女孩子们也不甘示弱,丢手绢、捉迷藏、跳橡皮筋、抓石子、扔沙包。反正怎么快乐怎么玩,誓要把那吃进肚里的汤汤饭饭折腾完。最能彰显男孩子个性的就是“打仗”,绳子勒在腰上,青藤缠在头上,还会用手帕当作旗帜,煞是威风凛凛。尤其是领头的孩子王,拥有绝对的权力,不听指挥的,受伤哭泣回去告状的,就会被淘汰,没得玩。当然,也有和解的方式,懂事的会从家里偷偷带出豆豆类的零食,分享给大家。在受伤的头上、胳膊上擦上蓝药水或红药水,就能够重新加入队伍。

入秋过后,稻子就有一坝没一坝地黄。眼见丰收在望,农人们把喜悦挂在黝黑的脸上。修整拌桶,修补挡席,人群浩浩荡荡扎进黄澄澄的田野,还依稀记得一些田块的名字——老么塘、冬水田、烂泥槽。从早到晚,南村坝的撻谷声成了这个季节最震撼人心的鼓点,而稻草人也越来越多地站立。小孩子们干不了撻谷子这活,就跟随着在人身后捡稻穗,把颗粒归仓活学活用。一块田要收割完的时候,蚂蚱会仓皇地扑向田埂,我们便“守株待虫”,逮住用狗尾巴草串起来带回家。夜里,在一片朗朗星空下,摇着蒲扇,就着暖暖的煤油灯,守着热气腾腾的灶台,小火慢煎,那淳朴的香味溢满口舌。父亲会唾上几口小酒,满足于熬过的饥荒。

交过公粮,剩下的稻谷并无多少。但雨水充沛的年份会收获玉米、红苕、南瓜、土豆等粗粮,父母小心翼翼地把它分开储藏囤积,这关乎一大家人的生计,须得精打细算。冬天的南村很少下雪,记忆中也就那么几回,以至于现在对于下雪天都特别兴奋。我们会在秋天的时候捡回很多柴火堆积起来。枯草、树叶,用于平时生火做饭,过冬则要烧硬柴。分的稻草、麦草,则要用翻盖房顶。麦草盖房顶很有讲究,盖出来的房子也美观。先是要梳理掉柔软的叶子只剩麦棍,然后在翻盖的时候用木拍敲打整齐,用篾条固定,一层一层地铺垫上去,这是个手艺活,一般人干不下来。其实,焚烧秸秆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,之前人们对于可以利用的资源都特别珍惜。

冬天闲暇的时间,男人们会去周围打点短工,或者编点篾货变卖,贴补家用。金窝银窝,不如自己的狗窝,又或者找一块黏土地,牛拉石滚子反复碾压板实后,请来划砖的师傅,叫上几个壮劳力,在有节奏的“拉”声中切出一块块土砖,晾晒干后用于砌房。也有建桩墙的,黏土里边混点砂石,支起盒子用木桩撞打结实,拆盒层层上垒。无一例外,砌好的墙都会用稀泥和草节赤脚踩均匀,然后糊上墙体,有条件的家庭会再糊上废旧报纸,显得干净整洁。屋顶盖上青瓦的,这算是殷实之家了。而女人们大都会做针线活,缝新衣缝新袄,用染过的土布匹,用自家摘下的棉花,细细密密地缝织。还会用干笋壳剪出鞋样,纳出千层底的布鞋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辛苦劳作后的过新年做准备。

“莫笑农家腊酒浑,丰年留客足鸡豚”。过春节是南村一年中最为隆重的习俗,男女老少无不喜气洋洋,即便是有一些困难的家庭,这个时候也会硬撑起门面,照例会扫扬尘、放爆竹、贴春联、舞狮灯。由于文化活动少,孩子们会漫山遍野地撵狮灯,哪有坝坝电影就去挤。大人们则是走亲访友,提个篮子装上鸡蛋、面条就是礼物。遇上大宴席,家里孩子养得多的一般都不会全部带去,父母也不惯着,撵脚的会因此而挨上一顿揍,孩子们少不更事,怕丢人现眼显怂相。而大宴席上的菜品虽然少了肉食,但乡厨们还是会想方设法弄出个九大碗,父母们会心疼孩子,桌上忍住少吃也会给撵脚不成的孩子用手帕包点吃的回去。我那时就特别馋席桌上的酒米红糖饭,也没少挨揍。

春节一直持续到过了正月十五才算正式结束,人们就又忙忙碌碌地备耕,铲草皮割青草沤肥,把休养了一冬的水牛牵出来翻弄田块,井然有序地开展新一年的播种。“寂寂柴门村落里,也教插柳记年华。”如今的南村人早已衣食无忧,壮年人多半都在城里为子女买了房,那些留守在村子里的人,搓着麻将跳着广场舞是最盛行的娱乐方式。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,我并非要刻意地紧紧拉着过去不放手,只是有些转身的忘记就意味着对土地的背叛。岁月一点一滴流逝,在四季的轮回里,草枯草荣司空见惯。但一些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,一些村庄也逐渐淹没于城市的无限扩张中;当大片的土地不再长粮食,当我们孩子的孩子对农民身份怀着鄙视的情绪,也识不得五谷杂粮了,甚至把稻子麦子认作韭菜的时候,我们是该一笑而过呢,还是莫名地悲哀?

做了一个梦,梦见早已不种田的二爹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说,打工多年的表弟要回来种田,就是不会手扶犁耙耕田……

东湖的夏夜

□朱晓梅

牙的眼,黄昏的你,也温润如东湖的水。

树密、径幽,脚步缓。蝉声浓,如急雨瀑布倾泻而来,落了你满身满脚。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有一段蝉鸣的公案,为证实夏夜有蝉鸣,他多次树下听蝉。他真该来东湖听听!这才是热闹的蝉鸣,铙钹钲铃坝齐全,宫商角徵羽协调,节奏分明,韵律齐整,既有行云流水时,又有惊涛骇浪处,半空的响一唱三叠,穿透了夏夜,凉爽了燥热的心。大约,蝉单也不知道自己是蝉,此时非要齐奏方显壮阔。虞世南赞其“居高声自远”,实乃自况。唐太宗称虞世南有“五绝”,他有自知,偏说自己是只蝉,“垂緌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”。远远地,灯光闪烁,那是湿地公园棧道、亭榭、汉白玉拱桥的灯饰。棧道曲折,回环往复,将邻岸水域自然切割成几块荷塘。亭榭位于高处,可览全景。拱桥半月卧波,彩灯下更显旖旎。桥上看湖,平静无波,双座高楼耸入云天。密密的水草,影影绰绰,掩不黏的唐诗宋词凭栏意境。西湖的美,更在意境。一处断桥,一个神话,让人心生向往。东湖的桥,世人走过,这头是青丝,那头是白发,柴米油盐酱醋茶,温柔了岁月。桥畔荷塘绿意浓。翠盖葱茏,高低起伏,更添凉意。菡萏花开,袅娜开合,暗香徐来。暮色四合,池塘周围管网中徐徐喷出烟雾,渐渐淹没了池塘、棧道、拱桥、行人。白雾氤氲,人影散乱,飘然若仙。不知何处音乐声,透水而来,婉转而悠扬。东湖的水,因歌声而缥缈起来。人头攒动,游人激动地拍视频,手舞足蹈,“虚步蹑太清”。想起朋友圈的评论:真如此美么?当有一瓢酒,“有酒有酒,闲饮东窗。”蛙声必来凑热闹。一蛙起音,节奏

明朗,高亢旷远,有关西大汉唱大江东去的豪情。众蛙跟鸣,声浪阵阵,你追我赶,低、中、高多声部同时沸腾。偶尔,高潮处突然静谧,好似高山阻路;顷刻群声又起,沸沸扬扬,有柳暗花明的欣喜。无须伴奏和指挥,青蛙是天然的歌咏家。湖水张扬了蛙鸣,雾霭湿润了人语。暑热,终于消散在茫茫烟雾里。

黛蓝的天空中,月牙温顺如美人眼。幽静处,有夜钓者。他们执竿静坐,不在乎得失。湖里,住着月影和灯影,也住着时光和闲情。水有多远,时光就有多长;水有多广,闲情就有多深。“残月作钩垂星海,等闲之辈莫上来。”杨柳依依,抚平了多少不平事!

环湖路旁小摊林立,卖农家菜者居多。时令菜傍晚摘来,新鲜活泼。买几根茄子、一把豇豆,尽兴离去。回望桥亭,灯光朦胧,如烟如雾,似蓬莱仙山,又想折返。怪不得有人作诗曰:东湖双子映晚霞,垂柳飘逸美如画。烟雨荷塘赛江南,水天一色看月牙!